寒来殊不觉 晨曦映初冬

□ 赵重良

清晨，薄雾如纱般笼罩着洛河小镇，远山、房屋、稻田，还有耳边若隐若现的鸟鸣，这是属于初冬之际的静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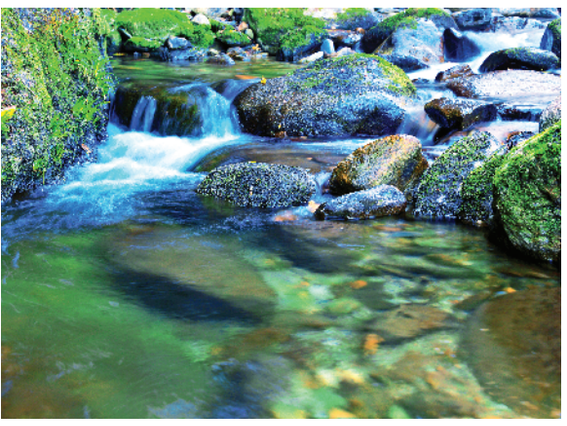
群峰披甲，层林尽染，黄澄澄的稻茬把茶园映衬得愈加苍翠……这里深红出浅黄，更胜春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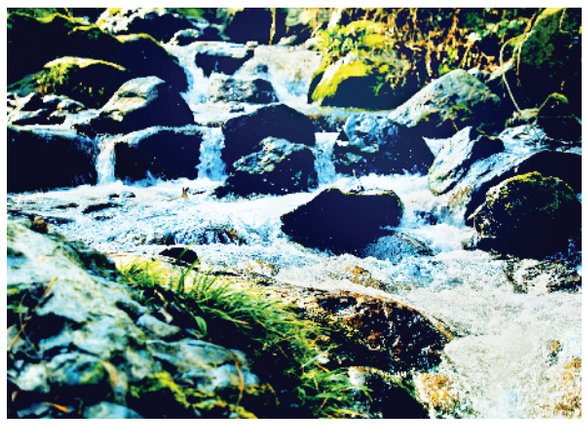
流水潺潺，轻盈地绕过林间，如丝般滑过，送上一汪清冽的山泉，让人情不自禁地有了捧起品饮一口的冲动！

此时的太阳刚一出来，便在瀑布下撒出一道彩虹，仿佛架了一座桥，一端连接着山涧，一端照耀在你的心底。

泉水击石，淙淙作响，急流入潭，哗哗若笑，它漫出溪涧，越过小径，向着远方探寻……

图说安康





一个老报人的青葱岁月

□ 李胜金

私人档案（系列之十二）

在报社工作可以交到很多有趣的朋友。我在政文组工作时，有两年时间负责和部队联系。当时襄渝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，铁道兵有四个师奋战在铁路线上，每天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发生。从白河到紫阳再到达县反映铁道兵生活，我发的稿件每天有上百件，上午选稿复信，下午编辑，好似身处阵营之中。期间交了一大批解放军朋友，比如铁三师的陈金添，铁二师的左朝理、胡品高，铁十师的胡思渊等。1988 年我在地区文教局工作，夏天全省各地市的局长去广东福建考察学习。到了福建福州市，我找到当年的老朋友陈金添，他当时已是福建省文化厅的厅长了，临别时老朋友竟送我十斤白砂糖。他还记得当年安康物资匮乏的情况，白砂糖压扁了行李箱，真是礼重仁义也重。铁二师从越南抗美凯旋后，参加襄渝铁路建设，铁路通车多年以后，又参加对越反击战，胡品高多次来信感叹朋友和敌人的转换。

1977 年 10 月，邓小平作出重大决定，当年十二月恢复高考。我听后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，考大学是我的夙愿，但媳妇刚怀孕，身体很不好，报社工作很忙，没有一点复习时间。咋办？最后征得各方同意，我参加了当年高考。不少朋友劝我放弃高考，因为一是年龄已经三十多了，二是家庭负担很重，三是即使考上，将来分配也可能不比报社好。我谢绝朋友们的好意。12 月 7 日和 8 日两天在原新安中学考场应试，1978 年元旦，我正在岚皋县采访，报社通知我回安康参加体检，意思是已被大学录取。

在安康日报工作七年，从一个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，从一个单身汉变成了丈夫，从一个共青团员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，现在即将从一个记者编辑变成大学生，七年时间在人的一生中很短暂，但对于我却是脱胎换骨的七年。我很怀念安康日报社，感念当年的领导，刘鸿儒、延晓、闫西贤、王丕祥、张成彬等。永远记着报社的同事们。安康日报社是我经历过所有单位“民主空气”最浓烈的地方。领导和干部一律平等，招呼人不称官衔，一切以工作能力和态度说话，安康日报真好！

几年报社工作为我 1977 年考上大学奠定了基础。1980 年从原渭南师专毕业后分到建立不久的原安康师专，搞了一年行政工作后，调入安康地委政研室。1984 年又考入省委党校学习两年，毕业后返回安康，组织安排我到安康地区文教局担任主管文化工作的副局长。几年后，郝永振局长调走，由我接任局长、党委书记，一直干到退休。如果当初去了政法组或者陕西日报，后来又会是什么情况，那就很难说了。人一生的每一步路，每一个选择，都没有回头路可走。如果说人生如戏，那么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，没有如果和假设。

化龙秋色

□ 严共昭

沿 541 国道盘旋而上，入化龙山自然保护区，就被眼前的一幕所惊艳。高大的落叶松针已由深绿变成橙黄，如身披金色战袍的武士，列队于公路两侧。落在路上的松针，把沥青路面铺成金色，如一条金黄色的巨龙蜿蜒腾跃。

龙，是的，进入化龙山，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龙。蜿蜒曲折、跌宕起伏的化龙山，就是一条巨大的彩龙，腾飞在秦巴大地。如果说春夏的化龙山是醉人的迷彩，那么深秋的化龙山就是斑斓七彩。

高山草甸上，被霜打过的草叶，有的镶上了金边，有的直接变成了淡黄色。风过处，漾起金黄的涟漪，让人想起一望无垠的麦浪。长青的高山箭竹和铺地荀子，绘制成各种图案，如腾飞的龙、狂奔的马，抑或是形态各异的花坛，就像铺在大地上精美的刺绣，妩媚着无尽的原野。深秋的太阳，暖暖地照耀在草甸上，几抹白云轻如丝薄如烟，悠闲地飘荡在湛蓝的天际。远远望去，淡黄的草甸变成了银白色，像大山的帽子熠熠生辉，老百姓形象地统称为白草垛。高山草甸依山逶迤，就像龙的脊梁，舒展着高原的辽阔与壮观。

高原之下，一条黑色的林带蜿蜒横亘，那里地势险峻，大多是悬崖峭壁。自然分布的巴山冷杉，就在崖壁的缝隙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。冷杉的针叶本是墨绿色，远看便成了黑色，老百姓称之为黑老扒。黑色，是宇宙的本色，让人联想到庄重、恐怖、隐秘，是种神秘的色彩。茫茫冷杉林，还真是个神秘的地方，是野生动物的天然避难所，蕴藏着无限生机。

黑老扒之下则是色泽斑斓，五彩缤纷。那是针阔混交林构成的瑰丽画卷。

丰茂的长林里，水青冈的叶子黄了，黄中透亮，从山腰到沟谷，一丛丛，一片片，如出征的将士，气势如虹。领春木、三桠乌药也不甘示弱，在河边、沟谷，披上金黄的长袍，与水青冈形成合围之势。漆树、槭树、盐肤木的叶子红了，杂然于丛林中，像晴日的晚霞光芒四射，像燃烧的烈焰喷涌成燎原之势。远远望去，就像一幅巨大的油画，红中有黄，黄中透红，如红黄的云彩，抑或升腾的祥光，氤氲在莽莽长林中。在呼呼的秋声中，徜徉于林间小道上，飘飞的落叶吻在脸上、落在头上，就像顽皮的小孩儿一路狂欢，把你带进一个七彩的漫画世界。一望无际的落叶有盈尺厚，红的、黄的、灰的、褐色的杂然一体，铺成了色泽斑斓的地毯。不管季节怎样去渲染化龙山之秋，巴山冷杉、华山松、刺叶栎等长青树种，都会绿得苍苍翠翠，在异彩缤纷的秋色里，演绎着不朽的葳蕤葱茏。

素素的一年蓬分布在森林边沿的坡地上，簇拥成片，顶着白色的小花迎风摇曳，独活、升麻则在湿地里、低洼处，举起伞状白花，远远望去就像一层薄薄的白雾萦绕着美丽的草原。置身花丛，仿佛荡漾在一片汪洋中，清波涟漪，倒映着渺渺星空。沟壑旁、小溪边、低湿处，一行行、一簇簇，开满紫红花朵的打破碗花花，像是绣在这张巨大地毯上的朵朵红梅。站在草丛中，闭上双眼，一阵阵清清的幽香盈盈而来，寻味而去，你会看见草丛中直指蓝天的酥麻草的紫红色穗状花序，虽然为数不多，却让这个深秋的高山草甸芬芳四溢。

灌木丛里，桦叶荚蒾红弯了枝梢，扛着兵粮的火棘老远就摇着红旗。峨眉蔷薇则在灌丛中，伸出头来，摇晃着大红的小葫芦；铺地荀子却不张扬，在林间的空隙处，把大红的果实，藏于枝叶间，别看她个头不大，却形似石榴，比石榴更红；三叶木通剥开形如芭蕉的金黄外果皮，露出白绒绒的果肉，猫儿屎托着一大串黑褐色，发蔫的猫屎瓜；苦李子把肉红的小果连成串，紫黑的山葡萄挂在头顶……数不清的野果，琳琅满目，看着就口水直流。

见过蓝色的果实吗？国家重点保护树种珙桐的果实，成熟后就变为蓝色了，因此珙桐科又叫蓝果树科。见过形似裤衩的果实吗？苦糖果的果实就是裤衩状，不过这裤衩是会变色的，由绿色变橘红，再变为深红。

化龙山的秋天，从一场秋雨开始，不慕春日的鲜花，不恋夏季的浓绿，雾一样从山林中溢出，在轻柔如紫的云烟中，在纤弱似玉的嫩寒里，2000 多种植物齐上阵，挥洒燃烧的激情，喷涌七彩芳华，在高远的蓝天下腾跃奔放，气若奔马，势如腾龙。

化龙山的秋天，铺天盖地，高山草原风光、寒带针叶林风光、针阔混交林风光，呈垂直自然分布，自上而下，层次分明，蔚为壮观。

走进这样的秋天，谁还会发出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的感慨？只有喉咙情不自禁地想吼，五脏六腑不听使唤的在胸腔翻腾跳跃。

点睛化龙山

冬日里的瀛湖

□ 吴珂珂

提起安康这个地方，映入脑海的首先是瀛湖的美景，都以为瀛湖的风景夏季最美，殊不知初冬的瀛湖才是最难得。

早晨打开窗户，弥漫在湖面上的雾、湖、山融为一体，犹如仙境。那山上的白矮松与枫树一层一层，红一片，黄一片，绿一片的……直到最高处与天相连。雾一片的水一片，山一片的天一片，像是一切拼接好的风景画映入眼帘。远处最高山上好像又来一个凑热闹的，这美哉的图景，怎能少了它的点缀呢，徐徐向上爬起，透过这山，那水，那雾，波光粼粼，荡漾在山水丛林中……更显得五彩缤纷！

这个有着“陕西小江南”的地方，瀛湖的冬，好像没那么冷，才会使得初冬的瀛湖更加绚丽，才会呈现出这么多彩的景色。湖边的小路上开满了黄灿灿的野菊花，还有几朵白色的小丑菊，最引人瞩目的还是那黄灿灿的大柚子，像一位位守卫瀛湖的战士守候在乡村路的两旁，黄黄的大灯笼挂起，诱惑得人们直流口水，还有那远处的繁茂橘子树、芦柑树、柠檬树、柿子树、挂满果实的拐枣树……无不在这个冬季的瀛湖里诱惑着人们。还有那不逊色的白色枇杷花，阵阵花香飘来，听当地的老人讲，每年冬天都得把多余的花剪下来，来年的枇杷才会更大更可口，而这剪下来枇杷花也是个宝呢，把枇杷花洗干净烘干，和着蜂蜜、姜丝可熬制出美味的枇杷花露呢，熬一次可喝一个冬天，每天冲上一杯可美容养颜预防感冒呢！

我很喜欢瀛湖的冬天，因为瀛湖的冬天会下雪。在瀛湖生活的这几年，冬天都会下几场大雪，积雪落满院子。以前生活在川道地区，偶尔也会下雪，但能积起雪的记忆也只是在小时候了。冬季里的瀛湖，下起雪来，雪花从空中慢慢地飘下，我都会站在雪地里真切地感受雪花在空中漫天飞舞，飘落在我身上，伸手接一朵雪花，那洁白无瑕的雪花瞬间变成了清透的小水珠。下一夜的雪，第二天醒来，早已迫不及待地站在雪地里，踩着咯吱咯吱响的雪地。然后大家像小时候一样你追我赶地打着雪仗，还像模像样的堆起来心中的雪人，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的场景。

冬日里的瀛湖平静而美好，没有春的懵懂，没有夏的狂躁，没有秋风瑟瑟。有的是沉甸甸的稳重，满满实实的一湖水。所以才会有人们常说的，瀛湖最美的景色在冬天。

我眼中的水

□ 舒琳洁

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，要数每年初夏，姑姑带着我和姐姐一起，提着小水桶和小渔网去村里玩耍。年幼的我喜欢脱了鞋袜，将脚置于河边浅滩。赤脚踩在有些粗糙的石面上，清凉的水漫过脚背，在一湾一湾水洼里捞些蝌蚪、小虾。乐水就进驻了我的心里。

等我再大一些的时候，舅公告诉我，这儿叫五门堰，是养育我们这片土地的水利工程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。那时我尚且幼稚，并没听懂舅公这位种了一辈子橘子的农民的话语，我只记住了几个漫长的数字，脑子里浮现出电视上看过的那些古装剧来，不由得发出惊叹“它保质期好长呀。”

后来，我便对水有了更多的偏爱。年轻的小孩不怎么爱学习，大部分精神头都倾注在课外自由的快乐时光里，总是有许许多多的想法，总是沉浸于自己所钟爱的天马行空的世界里。我一向认为国人是很浪漫的，水则是这浪漫的极致，且先不说本身这两个字就是三点水的偏旁，光是寥寥几笔勾勒出的画卷，便已足够让人倾心。

划桨而去的艄公，一人一舟一苍鹭，泛舟远去自隐于茫茫云雾之中，纵然狂风巨浪惊涛拍岸亦履险如夷。江南烟雨里，深墙青砖白瓦，踩着被细雨打湿的石板路，执伞漫步而行，一口温婉的吴侬软语，是在等待归人，抑或自己就是归人。玉阳江畔一叶扁舟，白衣侠客立于檐顶，凌波微步踏浪而来，身后月朗星稀，身前剑光凛然……这一幕幕无不是极致的美景，是中国人心里最淳朴的浪漫。君子如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至情至仁至信至理，不争便无忧，我想这应该就是血脉里藏着的良善与赤诚，是国人纯粹的价值信仰。

我便在此时有了些许朦胧浅薄的理解。

有时候站在汉江边，看着匆匆奔涌的江水和身边走过的一排排行人，我会幻想一些未来的事。也许我会是个背着画板做写生作业的艺术生，也许会提着小提琴伴着涛声在江边练习，又或是早早加入江边的广场舞行列……只是我未曾想过，未来的某一天我会和水结下如此深厚的缘分。

在大学的开学典礼上，校长讲了一段很长的寄语，最为深刻的便是学校创建的历史和爷爷奶奶辈们烁光熠熠的青春。透过校长慈爱温暖的讲演，我似乎看到了脚下一砖一石是如何堆砌成这样明朗的礼堂。“什么是基建，为什么要搞基建？这是国家发展的基础，打好了地基才能建更高的楼。孩子们，莫负韶华。即便只是一粒土，也是撑起共和国未来的力量。”我陡然想起了家乡，想起了家乡弯弯的河道，还有石滩上圆溜溜的石子。

童年时期的很多事情，如今看来颇有些说不出的宿命感来。我已不再挽起裤腿在河边抓虾，但会挽起袖管鼓捣新压的土坯，蹲在实验室巨大的模型前感慨前辈的智慧，兴冲冲地把称好的骨料同组员一起拌匀……实验室里各种各样的仪器和模型每一次都会让我惊奇，虽然我不是个学习的好苗子，却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几分快乐。

毕业后的我带着一丝小小的叛逆来到了陕南，在一个早晨，突然想念起了盛夏时节新校区池塘里开满的荷花。新校区有一片很大的人工湖，以前总会玩笑说学校大气，一片湖上三座桥，还有一个小土坝。但不得不说，它确实极美了。和室友结伴走在曲折的廊桥上，一面交谈今日食堂嬷嬷新做的烧白，一面苦恼于推算不出的力学题，打打闹闹走向对岸的图书馆，这样的快乐以后便不再出现了。

今年九月，我很幸运考进了汉滨区水利局，成为一名真正的水利人。从前只能从书本、长辈那里知道的事情如今亲身去见了，上手去做了，才明白这个身份的重量。那是汛期灯火通明彻夜不休的防汛办公室、是挨家挨户调研走访的领导同事、是每一个字符都斟酌揣摩的老师前辈……基层单位的工作繁杂细碎，但每一个人都如同罗盘上的零件，严丝合缝，勤勤恳恳，把每项事情都完成得井井有条。我从他们的身上看见了对工作的尊重，对专业的严谨，对生活的热爱。这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，我收获了成长过程中最为珍贵的礼物。

兴水利，解民忧，纾民困。古有李冰、郭守敬，今有长江三峡、有南水北调、有黄石滩水库……每一座巍峨的建筑都承载着前人对治水深刻感悟，都闪耀着水利人朴素的智慧。我何其有幸，能生长在这样一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，能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安乐。

便也希望自己这一颗微尘，某一日也能撑起方寸的未来。

水润汉滨 有奖征文 汉滨区水利局 安康日报社 联办

门墩儿

□ 陈金山

周末，趁阳光正好，回了趟老家，自前几年搬走后，老屋就一直无人居住，随着雨水的侵蚀，墙体露出了一条条裂纹，其中还长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草。唯独门前的两个青石门墩儿格外引人注目。

老屋的门墩儿是长方体形状。两个门墩，加上一副门槛，一个青石板底，配高大的门框，彰显着老屋最后的尊严。听父辈人说，做门墩儿用的青石是四个青壮年合力从十多公里外的上游抬回来的，20 世纪 80 年代，既不通车也不通路，我只能通过想象去还原当时的艰辛。

看着老屋的门墩儿，眼前浮现出了一群熊孩子争抢着要坐的情景。在我的童年里，没有手机，没有电视，门墩儿带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。在孩子心中，能坐门墩儿上的就是孩子王，而老屋的孩子多，门墩儿只有两个，一个是留给我们集体评选的“最美女孩”，另一个自然就成了“香饽饽”，“抢”门墩儿自然成了常事。抢到者的得意，抢不到的失落，矛盾也因此产生，有时免不了争吵，甚至打架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争吵、打架，也是成长的一部分。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，大家才对门墩儿情有独钟，现在每当遇到小时候一起“抢”门墩儿的伙伴，还少不了调侃几句。

老屋都是人口大家，一张方桌容不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。到了吃饭的时间，孩子们（有时包括大人）都喜欢盛一碗饭，夹一些菜，端着碗坐在门墩上，沐浴着阳光，静静地享受饭菜的美味。一溜烟工夫，一碗饭下肚，接着又回到家中盛饭、夹菜，又坐在门墩儿上。除了吃饭坐，平时没事也坐，有时是看院坝里忙碌的父母长辈晒谷子，有时是在盛夏的晚上，乘凉、听父母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，坐在门墩儿上，可以看看远处的青山、天上飘荡的白云，可以听听门头上筑巢燕子的呢喃，可以和从门前经过的伙伴打招呼。现在想想自己的童年

虽生活清苦，却是幸福满满，父母犹如一棵大树，年幼的我们可以悠闲地在树下乘凉。

20 世纪医疗没现在这么便利，门墩儿时不时还肩负起“治病”的功效，特别是在半夜，突然肚子疼得厉害，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去医院，母亲便找三支筷子，用水浸湿，然后合在一起，立在门墩儿上，嘴里还念念有词地祈祷一通，说来奇怪，几乎每次母亲做完这些，肚子竟然奇迹般得不疼了。直到后来上学，才明白母亲这种做法属封建迷信，是万万不可取的，肚子疼多半是跟不讲卫生有关，一般不是很严重，疼一阵子自然就好了。虽是封建迷信，却也是母亲希望子女尽快去除病痛的一种寄托。好在如今村村都有卫生室，有病随时都可以得到治疗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极大转变，在门墩儿上“立筷子”治病的做法自然也就消失了。

门墩儿，也承载着儿时的等待。农忙季节，父母长辈都去地里干活，家里也被“铁将军”把守，放学回到家，我先是趴在门墩儿写作业，很多时候天都黑了好久，父母才从几公里外的地里回来，虽然作业早已写完了，却不敢到处跑，毕竟还饿着肚子，只能在门墩上干坐着，盯着回家的路口，眼巴巴地盼着父母能早些回来。

现在父母年纪大了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回家总能看见母亲坐在门墩儿上的身影，夕阳余晖轻轻散落在她身上，缕缕银发随风拂上脸颊，时而沉思，时而凝视，时而轻轻地倚靠墙上，沉沉小寐。